

— 汉武帝系列长篇小说 —

# 汉 武帝 下

从  
书  
廊

读史之系列

刘忆江  
著

汉宫春梦  
下

卷外信

渊博深厚的史学知识与精彩细腻的小说笔法  
一气呵成，令人欲罢不能！

这是一个富于心机、不甘心随波逐流于命运的女人  
如何凭借机运，谋夺权位的故事；  
也是一个少年如何脱颖而出、荣登大位的故事。  
时隔 2100 多年，历史中隐藏的细节终于重见天日……

④ 辽宁人民出版社



梁由之策划

刘忆江  
著

# 汉武大帝

之

汉宫春梦

下

— 汉武帝系列长篇小说 —

④ 辽宁人民出版社

## 三十七

休沐之日，魏其侯窦婴，特邀了几位相好的大臣到府饮宴。

窦婴是太后娘家兄弟之子，皇亲贵戚，少年时即入宫为郎，成年后仕途一帆风顺，早早就升至两千石的高位，出任吴王的国相，文帝季年，任詹事，服侍两宫，日见亲信。七国之乱，皇帝特拜其为大将军，与太尉周亚夫一同出征平叛；战胜回朝，封魏其侯，被皇帝倚为干城。朝议大事，大臣、列侯唯周亚夫、窦婴马首是瞻，没有敢与之分庭抗礼者。自就任为太子太傅，窦婴更有了未来帝师的位望，成为朝廷中炙手可热的重臣。

窦婴任侠好客，以往休沐，总是门庭若市。今日则大为不同，朱门紧闭，来客一律被门房告之，主人已邀约三五好友，早早赴南山弋猎去了。被迎入府中的，只有事先邀约的丞相周亚夫与御史大夫陈介。自周亚夫升转为丞相后，太尉职位一直空缺，因而今日的燕饮，竟如三公<sup>①</sup>聚议，是朝堂之外的场合难以见到的。

三人见礼，分宾主就座，侍者上茶毕，正待言谈，家丞走入，交给主人一支名刺。窦婴看罢，连声吩咐道：“快请他进来。”看着满面喜色的主人，不明就里的客人也好奇起来。窦婴拱拱手道：“是位不期而至的关东豪客，

<sup>①</sup>三公，秦汉时朝廷地位最高的三个职位：主持政务的丞相，掌管军事的太尉与职司刑律监察的御史大夫。三公坐而论道，规划政策，辅佐皇帝综理百务，其意见对朝政有重要影响。三公地位尊重，即使皇帝亦须礼敬之。

二位大人也认得的。”

话音未落，只见一条七尺昂藏的汉子，身披一袭华贵的狐裘，大步跨进堂来。主宾赶忙起身寒暄见礼，所谓“关东豪客”，原来是名重朝野的代相<sup>①</sup>灌夫。

灌夫本姓张，字仲孺，颍川颍阴<sup>②</sup>人。颍阴为开国功臣灌婴的封地，灌夫之父张孟为颍阴侯府的舍人，办事得力，被倚为腹心，后在灌婴举荐护佑下，仕途发达，升任至两千石的高位。张孟以灌氏恩同再造，主动附姓于灌氏。

七国之乱时，颍阴侯灌何（灌婴之子）以将军从周亚夫出征，灌孟被任为校尉，灌夫以军司马亦率千人从征。灌孟死于攻坚陷阵，按军法，父子同在军中，一人阵亡，一人可扶柩还乡料理丧事。

但灌夫不肯，誓死为父报仇。他募集死士十数骑，以必死之心，闯入敌阵，往来冲突，杀伤甚重，直至敌阵帅旗前沿，勇不可当。返回时跟随者仅余一骑，灌夫身受十余创，幸得军中有金疮良药，得以不死。创伤初愈，他又向灌何请战，灌何劝不住，担心折损这员勇将，便禀报时为大军统帅的周亚夫，才止住了他。在整个平叛战争中，灌夫数次摧敌破阵，勇冠三军，由此名闻天下。

灌夫为人行事更不似官场中人，个性刚直，好使酒任气。他对贵戚公侯，权势在其上者，常好凌蔑讥嘲；而对地位不如他的士人，则愈贫贱，愈礼敬，稠人广众之中，荐拔后进不遗余力。灌氏为颍川大族，灌夫亦家累千金。由于喜任侠，重然诺，三教九流无所不交，居家时食客每日都有数十百人。侠肝义胆，名传遐迩，江湖上称其有古侠士之风。

战后，灌夫以军功升任中郎将，移家长安。窦婴亦好侠，二人投契，往来密切，成了一对忘年交。灌夫外任后，每逢回京，第一个拜望的就是窦婴。

周、窦为朝廷重臣，又都是待他甚厚的老上司，灌夫顿首拜见，不失尊重，

<sup>①</sup> 代相，即代国国相。代国（后改代郡）在今山西北、河北西北一带，郡治为代县（今河北蔚县）。

<sup>②</sup> 颍川，汉代郡名（今河南中南部），郡治阳翟（今河南禹县）。春秋为郑国之地，战国时属韩。颍阴为颍川属县（今河南许昌）。

而对不甚熟悉的陈介，只是抱拳长揖，竟是相待以敌体<sup>①</sup>的样子。

窦婴摇摇头，道：“仲孺，为官这么多年，还是没有长进！御史大夫陈大人，你不认识了吗？还不重新见礼！”

陈介倒是没有在意，笑道：“私人燕聚，本不必拘礼。数年不见，仲孺别来无恙，本次进京，也为了上计吧？”

灌夫望着陈介，微微一笑，揖手道：“一下子没认出来，陈大人包涵了。承大人抬问，下官家中有事，又想念故人，所以今年的上计，下官亲自前来，也算是公私兼顾吧。”

“仲孺，一路有甚见闻，说来听听。”周亚夫担心陈介尴尬，于是将话头岔开。

“见闻倒是没有，不过顺路访了两位江湖上的朋友。翁伯的母亲做寿，我赶上了。真是盛况空前，各地赶去上寿人的车马，竟有千乘之多，填街壅巷，真个是水泄不通。听翁伯说，王孙也送了礼。”

窦婴点头道：“翁伯从不到关中来，无缘得见。我在朝为官又脱不开身，只好托人送去了一套楚地产的漆器，权作贺礼了。”

灌夫捋了捋长须，感叹道：“翁伯一介布衣，家不过中人之产，行不出乡里，能令天下人仰慕至此，人活到这个份上，可以无憾了！”

“这样的豪杰，比我们这些官场之人，反倒要快意得多。可惜无缘得见，只能心向往之了。”周亚夫颇有同感，他忽然想起什么，问道：“剧孟没在那里吗？江湖中人惺惺相惜，这种事情他绝不会缺席的。”

周亚夫于是讲起他与剧孟结识的经过。剧孟是关东洛阳人，行类朱家，也是以瞻难救急、不图回报闻名于世的大侠。当年周亚夫率大军东征，到河南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剧孟，剧孟以江湖上的朋友做眼线，将吴楚联军的动向摸得一清二楚，这些情报于军事上的胜负作用极大。周亚夫曾对诸将们说过：“吴楚举大事而忽略了剧孟，吾知其无能为矣。”

---

<sup>①</sup> 敌体，地位相等，无上下尊卑之分。汉制三公位秩万石，而灌夫作为诸侯国相秩二千石，以敌体相待，有无视尊卑之意。

灌夫笑道：“不想君侯亦如此向风慕义，难得。我到那里时，剧孟已经离去，在翁伯处盘桓了几日，再也没追上他。他在京师有买卖，听说是来了长安。”

陈介道：“既是故人，他来长安，应到君侯府上拜望才是。”

亚夫笑道：“江湖中人，尤其爱惜名誉。像郭解、剧孟这等大侠，向来睥睨一世，你我只有折节下交，他们是决不会登门造访的。”

陈介不以为然，以为不过是沽名钓誉罢了。像这种在民间自成势力，隐隐然与官府分庭抗礼的游侠，实际上削弱着朝廷的威权。各郡国每年都有不少豪强横行、官府束手的公文报到他那里，是件让人十分头痛的事。朝廷每隔数年，都要下气力扫灭一批坐大的豪强，如前不久被郅都族灭的济南瞷氏、陈周肤等。可碍于窦婴、灌夫，他隐忍未发。

灌夫呷了口茶，叫道：“王孙，朝廷的三公都在这里，怎的只用清茶待客？酒在哪里？肉在哪里？口中寡淡，哪里还有畅谈的兴致！”

窦婴笑道：“你莫嚷，少安毋躁，还有一位远客，于诸位都是父执。酒肉早已备好，他一到，自会开席。”

“哦，远客，是谁？”

“见面自然知道，我一早派专人去请，想来就该到了。”

众人又闲谈了一阵，家丞报告客人到了，随后走进一位须髯花白、面容清癯的矍铄老者，众人纷纷起身问候，原来是致仕在家的袁盎。

袁盎字子丝，祖上是楚人，惠帝时举家迁往关中，定居于长安西北的安陵。自吕后时起，他已历仕三朝。前些年因病致仕，但三朝的老臣，阅历非常人可比，皇帝不时派人去征求他对朝政大事的意见，所以仍是个有影响的人物。

袁盎之父也曾是江湖中人，自小耳濡目染，袁盎亦好侠，由此与窦婴交好，都以侠义名闻于京师。两人常去南山弋猎，长安及周边陵县慕名跟从的士大夫，车骑多达数百乘。致仕家居后，没了拘束，所来往者多是闾里的恶少博徒，整日里斗鸡走狗，呼卢喝雉，在江湖中声名鹊起，提起安陵的“袁将军”，关中无远届弗，没有不知道的。

与周、陈及窦婴见礼后，袁盎斜睨着灌夫，朗声大笑道：“我道全是熟客，没想到还有稀客。小老弟，代北这个官做得味道如何？”

“托前辈的福，这几年朝廷与匈奴和亲，塞北的胡虏很少犯边，只是闲

来无事，日子寡淡得很。”

“寡淡？那是你不会找乐子。”袁盎边笑边对窦婴说道：“燕聚不可无乐，老夫自作主张，请了个啁戏小班同来助兴。”

“吾家中自备有伎乐鼓吹，何劳外请。”

“安陵的伎乐别有情致，为雅乐所无。不过话要说在前头，王孙，这账可要由你会哟。”

汉初每个皇帝即位后，都要建陵，同时要从各地移民，建立陵邑。惠帝时曾将关东倡优乐人五千户迁至安陵，由是成为长安及周边陵县中逸乐场所最为集中的去处。啁戏本是流行于河东诸郡的民间小调，表现的多是些男女私情，关中人称之为“酸曲儿”；后来发展成为打情骂俏的男女对唱。京师的浮浪子弟，趋之若鹜，而富家大族，虽视其为难登大雅之堂的郑卫之音，可燕居休闲之际，也常有请到家中演出的。

窦婴笑道：“子丝致仕家居，可俸禄照发，请朋友们听回戏，还要别人会账，不至于如此窘迫吧？”

“诸位哪里知道，老夫目下是寅食卯粮了。前两日剧孟到家中访我，自然要摆酒会饮，酒兴上来，自然又要呼卢喝雉，博上几局。那剧孟是此中高手，我又是个不服输的性子，一来二去，输掉了十几万，家中又无积蓄，这阵子竟是以粟蔬度日，食不兼味了。不打你们的抽丰，老夫去找哪个？”

众人都笑了起来。灌夫一下子来了精神，追问道：“剧孟现在何处？没有离开长安吧？”

“此番他是来收账，一时怕不会离开。他赢了我的钱，与一般狐朋狗友，混迹于安陵的倡寮酒肆之中。老夫气不过，知他嗜博如命，请了许博昌来杀他的手气。剧孟赢我容易，碰上博昌，负多胜少，落了下风。若非王孙相招，老夫今日还要观战的。”许博昌，是安陵六博高手，有《博经》一篇传世。窦婴好博，故亦与其交好。

灌夫跳起身，向众人挥手告辞道：“王孙、众位大人，在下与那剧孟有笔旧账要算，就此告辞。”

窦婴一把拉住他道：“甚事这么急？用过酒饭再去不迟。”

“我前年赴代任职，路过洛阳访过剧孟，饮酒时也与之博过数局，不知

他使得甚手段，也把我赢得精光。我自是不服，约好日后再战。此次来京，一路上寻他不着，今日既有了下落，岂能错过？定要与之再博，决一雌雄！”

无论众人如何劝说，灌夫不为所动，一心只想马上找到剧孟再行较量，还是心急如火地赶去了安陵。

“剧孟既为行侠仗义之人，何以在赌场上如此无情？”陈介不解地问道。

“赌场无父子，这是规矩。输赢上丁是丁，卯是卯，半点儿含糊不得的。”

陈介摇摇头，道：“如此无情，这样的朋友不交也罢。”

袁盎则大不以为然，“陈大人此言差矣。剧孟虽是个博徒，可母死，闻讯自发送葬的客人、车骑千余乘，我们官场的丧礼怕都难有偌大的场面！受到如此尊重者，必有过人之处。天下人为甚仰慕季心、郭解、剧孟？缓急人人会有，一旦有人求告，此辈绝无托词。言必信，行必果，已诺必诚，虽杀身在所不计，这才是丈夫本色。我只不过不愿开口而已，若急用，剧孟可以赠我千金。”

窦婴吩咐开席，打断了二人的口角。他本来欲借饮宴，与他们商议十分机密的大事，灌夫乃不速之客，走掉正方便大家议事。

侍者在每人面前放置一张矮几，上置漆案，案中成套的精美食具中，盛有片成薄片的彘肉、鹿肉，醋醢豉酱与用作配菜的胡荽和茼蒿。随后侍者又在每张矮几的中央安放了一只染炉，“染”者，即后世的涮、蘸。染炉铜制，半尺多高，由四支兽足承托着的炭炉，青龙白虎、朱雀玄武，四面透雕，精巧可爱。炭炉上置有一只铜制耳杯，耳杯与炭炉上均铸有“魏其家用”的铭文。侍者将火炭加入炉内，又将杯中注入清水，加入豉酱等调料。不久汤水滚沸，香气浓郁，余入肉片，片刻即熟，趁热入口，鲜香嫩滑。宾主大快朵颐，不久额上就都沁出了一层薄薄的细汗。

食过一气，侍者们撤下盘盏，奉上巾栉，擦汗净手之后，开始另上酒菜。窦婴提议掷茘行令，以助酒兴。酒茘十四面，每面点数不同，以点数多少计胜负，负者加罚。另有一套酒令钱与之配合，钱一面铸有序数，与酒茘点数对应；背面则铸有“自唱自饮”“禁声作舞”“行酒一巡”“任意请歌”等字样。负者若不胜酒力，可按相同序数的酒钱上的铭文认罚，或歌或舞，以博一粲。



头几巡，周亚夫、窦婴、陈介各负一局。亚夫歌《大风》<sup>①</sup>，窦婴歌《鸿鹄》<sup>②</sup>，陈介不能歌，执壶斟酒一巡。之后周亚夫再负，拈得“禁声作舞”一钱，于是拔剑捋髯，就席起舞，矫捷雄健，博得一片赞好之声。在这以后，竟是袁盎连负的局面，起先他还撑着，连饮数杯后，改拈酒钱，所得为“任意请歌”。此时酒酣耳热，兴致高涨，袁盎吩咐侍者招呼戏班子上堂，说是要为大家来一出男女对唱。

唱戏班子男女一行四人，低首敛眉地进来，行礼之后，端坐于席侧，听候吩咐。三个男子衣皂，所携乐器，一鼓、一竽、一琴、一笛而已。女子衣缥，不到二十的年纪。一头黑亮的长发，不施瓊餌，松松地绾成一个椎髻；鹅蛋形的脸上薄施粉黛，修得细细的长眉下，一双杏眼顾盼有情，鼻侧的几点雀斑，更添风韵，一望而知是天生的尤物。

女子名窈娘，是安陵顶尖的歌伎。她取过琴，架于膝上，一双素手，十指纤纤，勾抹挑捺，乐声如清泉般汨汨流出。窈娘檀口轻启，音色全不似柔弱女子，高亢激越，令众人精神一振。

上邪！我欲与君相知，长命无绝衰。山无陵，江水为竭，冬雷震震，夏雨雪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！

是首流行颇广的古情歌，起首与末尾两句，决绝之气与高亢的音色相得益彰，声如裂帛，内中蕴涵的张力推动人心，赢得了满堂喝彩。

窈娘略停，轻拢慢拨，奏出另一支曲子，舒缓徘徊，哀怨之情油然而生。

迢迢牵牛星，皎皎河汉女。纤纤擢素手，札札弄机杼。终日不成章，泣涕零如雨。河汉清且浅，相去复几许！盈盈一水间，脉脉不得语。

---

①《大风》，即汉高祖刘邦所作《大风歌》，歌云：“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。”

②《鸿鹄》，即汉高祖所作《鸿鹄歌》，歌云：“鸿鹄高飞，一举千里。羽翮已就，横绝四海。横绝四海，当可奈何？虽有矢曾缴，尚安所施。”

一曲唱罢，满座无语。袁盎斟了杯酒，递给窈娘，道：“别老唱这些悲悲戚戚的歌子。饮罢这杯，还是唱调调，那个……那个‘俏冤家’就妙得很。双人对唱，老夫就扮那个负心郎。”

乐人颌首互视了片刻，登时鼓乐齐鸣，繁管急弦中，跳荡出活泼与欢快。窈娘起身，从布囊中取出一副竹制的响板。此时的她一改方才的端庄素重，目光流眇，幽幽的如同望不见底的深潭。她打动响板，略走几步，腰肢款摆，回眸望定袁盎，抿嘴一笑，唱道：

俏冤家，我与你恩深情厚。你为何只恋新人忘了旧？劝不听，争结怨，相见争如不见，不如狠下心肠，啐！各自丢开了手。

歌声高亢尖利，搅得人心里热辣辣的。袁盎站在窈娘对面，也舞动起腰肢，竟不像个望七的老翁，只是声音嘶哑漏风，引起满座的笑声。

要丢开就丢开，你无情我无意，水上的浮萍遭雨打，说甚么相思皆闲话。今日随我，明日跟他，竟如那，亭驿里的铺陈赶脚的马。

窈娘走近袁盎，一手叉腰，一手指着他的鼻子，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别有一番情致。

俏冤家，我待你，金和玉；你待我，好一似土和泥！自古人言，痴心的女子负心的汉，痴心的是我，负心的是你。

两人你来我往，又唱又舞，几个来回后，袁盎词穷，败下阵来。窦婴接着上阵，那窈娘也使足了精神，舞姿袅娜，眉目传情，把这些个平日里庄重自持的大臣撩拨得色授魂与，心猿意马。

几番歌舞，伴随着推杯换盏，众人已有些醺醺然。窦婴想到还有大事要议，于是吩咐艺人们下去用酒饭，将周、陈、袁三人让至里间。

“王孙，我请来的人怎样？你钱使得不冤吧？”

“不冤，不冤。我还要留他们几日，邀些朋友尽兴。”

重新盥洗净手，一巡清茶之后，窦婴正色道：“各位大人，今日燕聚，实为一件关乎国本的大事，要与诸位从长计议。”于是将前不久皇帝有意废立，专命邳都查办太子外家不法情事的经过细细叙述了一遍。周亚夫、陈介当日都在朝堂之上，这番话是说给袁盎听的。

“我身为师傅，于情于理都不能不为太子一争。可皇帝废去栗姬的名号，看来是决心已定。邳都乃出名的酷吏，自会提供皇帝所需的证供，废立之事怕只在旬日之间。王孙忧惶无计，诸位均为朝廷之肱骨，不知何以教我？”

“皇帝心意既定，吾等怕是无回天之力了。”陈介叹息道。

“陈大人此言差矣！大臣乃国家柱石，事关国本，岂可畏难怯退？”想起朝堂上与邳都的争辩，周亚夫心里沉重，但口气强硬。“除非有太子失德的确证，我决不会赞同废立。王孙放心，我会与你共进退的。”

“设若保不住太子，退而求其次，以各位大人之见，皇帝属意于谁？”一直静听的袁盎，插嘴问道。

亚夫道：“按长幼次序应该是河间王，以道德学问论，也该是河间王。”

陈介道：“君侯差矣。太子的废立乃由栗姬而起，河间王与太子一母同胞，既能立他，又何须废立？我看胶东王有望。”

“老夫在家赋闲有年，朝廷上的消息不灵通，我听说那栗夫人原本是皇后的首选，怎的忽然被削去封号，以致牵连太子，闹到要废立的份上？”袁盎问道。

几人面面相觑，窦婴道：“宫闱之事，晦暗难明，我们不去说它。可有件事出乎常情，也不合祖制，我们做大臣的，难以置之度外。”

“甚事？”三个人的眼睛盯在了窦婴身上。

“梁王觊觎储位，而且得到了太后的默许。”

“这是何处来的消息，确实吗？”陈介追问。

“大长公主前日来访，是她亲口所言。”

周亚夫恍然道：“这就难怪了，堂邑侯陈午前日突然访我，我因有事，无暇详谈，他支支吾吾，搞不清他的来意。长公主既为此访你，那陈午想必为的是同一件事了。”

亚夫与窦婴对望了一眼，彼此心中已经会意。这梁王若得逞，他们的前程将会面对凶险。刘武曾被窦婴的面谏坏了大事，当然放不过他；而亚夫，也因一段旧事，曾经结怨于梁王。

七国之乱，周亚夫以太尉总领各军，顿兵荥阳，后又屯守昌邑。吴楚联军猛攻梁国，形势危急，梁王屡次派使求救，但亚夫以吴楚锋芒正盛，深沟高垒，坚壁不出。梁王上书天子，天子诏令亚夫救梁，可他以大将前敌有便宜行事之权，竟不奉诏。亚夫的战略是避实就虚，只派弓高侯韩颓当偏师一支，深入敌后，断扰其粮道。直至吴楚兵锋屡挫，补给不济，军心涣散后，才倾全力出击，一举奠定了胜局。可事后梁王却心生嫌隙，每次进京陛见皇帝、太后，都不免媒孽亚夫的短处，好在皇帝知道内中情由，护着他。若梁王当政，以他那种睚眦必报的性格，周、窦的下场可想而知。决不能以梁王为储，二人对此默契于心，乃共同的利害使然。

“长公主乃梁王亲姊，为何透露如此机密的消息？”袁盎不解地问道。

“长公主把阿娇许给了胶东王，为的就是女儿将来能登皇后之位，梁王此举会坏她的事，她自然要拆台。”陈介道。他认为皇帝既有意废立，再争无益，莫若顺皇帝的意旨而行。他看好的是胶东王刘彘，因为从态势上看，胶东王最有可能被立为太子，长公主夫妇出面运动大臣，更证实了他的判断。

袁盎心里不以为然，觉得这些都不过是杞人之忧。他捋着花白的须髯，笑道：“诸位大人之虑无乃太甚。有那么多皇子可以挑选，皇帝怎会甘心将皇位传给兄弟？真是天大的笑话！老夫不信。”

窦婴道：“子丝是知其一不知其二。皇帝当然不愿，可问题不在皇帝，在太后。太后溺爱梁王，而皇帝仁孝，绝不愿当面违拗太后，必会推说要与大臣会议，最后还不是要我们出头谏阻。”

“做大臣的，这时候出头做皇帝的挡箭牌，有何不可？不然何以称股肱之臣！”

“子丝是站着说话不腰痛。谏皇帝易，谏太后难，我已触过一回霉头，此番再谏，太后怕是要把我从窦家扫地出门了！”

“太后历经三朝，是头脑精明，心里十分有数之人。我就不信，道理说透彻了，太后会做出糊涂事来。”

窦婴等的就是这句话，他向袁盎长揖道：“这正是吾等有求于子丝者。谏皇帝，由丞相、陈大夫与我出面，谏太后，则非子丝不能为功。”

亚夫、陈介亦恍然憬悟，随窦婴一同向袁盎长揖致意。

原来袁盎不仅以辩才知名，二十年前的一段往事，使窦太后感念在心，对他格外看重。文帝中年后，宠幸慎夫人，厚封慎夫人子梁怀王，颇有废长立幼的意思。当时的太后母子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整日生活在忧惧不安中。袁盎时任中郎将，随侍文帝。一次，文帝携窦皇后、慎夫人同游上林苑，举办宴会时，侍从为讨好文帝，不顾尊卑次序，将慎夫人坐席与皇后等列。袁盎是日当值，见状，不由分说，将慎夫人坐席撤至嫔妃席。慎夫人恼羞成怒，坚不肯入席，文帝亦怒，起身意欲发作。袁盎毫无惧色，抢前陈奏道：“臣所闻者，尊卑有序则上下安和，如今陛下既已册立了皇后，慎夫人不过一妾，妾与皇后岂可以同坐？！陛下宠幸夫人，不顾朝廷体制厚赐于她，以为非如此不足以示爱，而以臣看来，这反而埋下了祸根，爱之适足以害之，陛下难道忘记了‘人彘’之祸了么？”

文帝冷静下来，劝说慎夫人依礼就座。但袁盎也因此为文帝疏远，不久就调任陇西都尉<sup>①</sup>，此后迁转于各地，直至今上即位后，才得以重回京师任职。窦太后和皇帝以此心存感激，对他格外优遇，所以，劝谏太后，袁盎无疑是最佳的人选。

却不过众人的面子，也暗含着自负，袁盎答应按窦婴的分工，在必要时出面劝说太后。四人又细细计议了一番，斟酌了各种可能情况下的对策，不觉日已过午。窦婴吩咐张灯添酒，重开宴席。于是窦府中又是歌声妙曼，舞姿翩跹，觥筹交错，笑语喧哗；直到暮色四合，夜漏将至，主客方尽欢而散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陇西，郡名，今甘肃东南部，郡治在狄道（今甘肃临洮）；都尉，一郡最高军事长官，秩比二千石。

## 三十八

应该发生的事情就一定会发生。半月之后，诸栗一案审结，刘启不顾周亚夫、窦婴等大臣的苦苦谏阻，还是废黜了刘荣。刘荣被封为临江王<sup>①</sup>，离京就国。

刘荣就国后不久，栗姬不堪受辱，在永巷自刭身亡。可王姁期盼的事情也迟迟没有发生，她内心焦虑，连日夜不成寐，人憔悴了不少。偏巧皇帝不知是因为怀旧还是其他什么，召幸旧日的嫔妃，王姁的那次侍寝简直是一场灾难，她心理失常，拘谨被动，大失皇帝的欢心，竟连房事亦未能完成。整个过程持续不到半个时辰，王姁就被送回鸳鸯殿。反之，贾姬则抓住了机会，重获皇帝的宠幸，已被召侍寝五次。王姁饮泣吞声，悔恨无已，生命也仿佛天气一样进入到寒冷肃杀的严冬，她心情落寞，一时万念俱灰，足不出户，整个人都蛰伏起来了。

皇帝废旧而未立新，储位空虚，朝野内外议论纷纷，流言四起，人心浮动。就这样过了数月，又是冰河解冻，万物复苏的初春时节，太后终于开始过问这件事情了。

中元元年三月的一天，太后在长信殿举办家人燕聚，刘启、刘武、刘嫖

---

<sup>①</sup> 临江，即秦汉之九江郡，汉初很短时间内曾为临江国。景帝先封皇子刘濞为临江王，刘濞早死，刘荣被废后，亦被降封于此，四年后因事自杀，国除复为九江郡。

及诸宴陪侍，谈谦歌舞，尽极欢娱。宴席终了时，太后微醺，满面笑容地对众人说道：“我年过花甲，以贫寒人家的女儿做到一国的太后，尊荣备至，没有甚憾事了。可你们谁能猜得出让老太婆我最欣喜满意的是甚？猜出来有赏。”

众人争相说出自己的猜想，可太后一一摇首否认，末了，太后指着刘启、刘武与刘嫖道：“最让我欣慰的是儿女孝顺，儿女孝顺，为娘一生的操劳和心血才值得，才没有白费。大汉以仁孝治天下，道理尽在于此，你们要谨记这个道理。”

众人齐声称是。太后面容转为严肃，望着刘启问道：“阿荣去了临江，储位也不能老是这么空着，搞得人心不定，流言蜚语都传进了长乐宫。皇帝这么久还是选不出适当的人来吗？”

刘启没有料到太后会在这种场合问起此事，一时竟难以回答。适当的人选当然有，就是刘彘；可对是否册立王姁为后，他却迟迟拿不定主意。贾姬侍寝承欢，很当他的意，可他很清楚她绝非皇后之选，她的儿子也绝非太子之选。立太子与立皇后实在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，刘启对此委决不下，实在的原因，是拿不准要不要立王姁为后。自从再见王姁后，他对这女人便有了种异样的感觉，总觉得她身上有种让人看不透的东西，一种他不喜欢的东西。

看到刘启嗫嚅难言的样子，太后摇摇头，道：“儿子多了也会挑花眼，反不如只有一个好选择。”她看了一眼刘武，摆摆手对刘启说道：“好了，为娘有个想法，你听好了，回去好好斟酌着办。我听那些博士们为你父皇讲经时常说，‘殷道亲亲，周道尊尊，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’，皇帝既如此为难，不如按照从前的想法，安车大驾，以你兄弟梁王为寄了。”

事出意外，刘启心里一震，可口中却不觉应声称是。刘武低头不语，刘嫖与诸宴面面相觑，但在太后严厉目光的扫视下，没有人敢于开口阻谏。

刘启有些乱了方寸，筵席散后，回到未央宫，即刻召见大臣会议，周亚夫、窦婴等借势把袁盎推了出来，于是又连夜将袁盎接入宫中议事。见到袁盎，刘启第一句问话就是：“子丝深通经术，太后所言‘殷道亲亲，周道尊尊’，真意何在？”

袁盎扫了一眼其他大臣，会意地点了点头，开门见山地答道：“太后的

意思，是立梁王为帝太子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殷道亲亲者，兄终弟及，立弟；周道尊尊者，父死子继，立子。殷道质，质者法天，亲其所亲，所以立弟；周道文，文者法地，敬其本始，所以立长子。按周道，太子死，立嫡长孙；按殷道，太子死，立其弟。”

“太后之意，于公家，于经法的道理相合与否，请各位大臣为朕剖析。”

“当然不合。”窦婴膝行向前，揖手陈奏道：“汉家法周，而周道立子不立弟。《春秋》所述，皆周礼大义，是非成败剖析甚明。宋宣公死，不立子而立弟。弟死，王位由宣公之子继承，而弟之子与之争，以为当代其父为王，于是刺杀兄子，由此国家祸乱不绝。《春秋》云：‘君子大居正，宋之祸，宣公为之。’<sup>①</sup>《春秋》大义不可违，梁王为嗣绝不可行。”

刘启心中满意，却仍是一脸忧色，“母命难违，太后面前如何交代？”大臣们的反对固可作为挡箭牌，但这种惹太后动怒的话，他决不想由自己口中说出来。

周亚夫奏道：“太后既出之以经义，自然还是以经义说服太后。臣以为，袁大人三朝老臣，深通经术，可以胜此重任。”

陈介亦奏称，梁王早有觊觎之心，储位不可久虚，请皇帝早下决断，以定人心。

在一旁伺候的赵谈，料到大臣们会持反对态度，心里有些沮丧，但脸上却仍是一派不闻不见似的恭谨。太后那一关绝不是好过的，梁王还是有一丝希望的。

数日后，袁盎赴长乐宫向太后请安，太后果然很看顾他，把他召入暖阁闲谈。拉了一阵闲话后，太后看似随意地问袁盎，民间近来有何传闻。袁盎见机会来了，抖擞精神答道，民间都在议论“殷道亲亲，周道尊尊”。

太后的面色转为严厉，目光如炬，紧盯着袁盎道：“我说你休致数年，

<sup>①</sup> 语出《春秋公羊传·隐公三年》，指宋宣公将君位传给兄弟繆公，而不传给儿子舆夷，引发后来篡夺君位之祸。封建宗法以传子为常道，因此把传位于子的制度称为“大居正”。



怎么偏偏此时想起请安来了！你老实给我说，谁派你来做说客，是皇帝吗？”

袁盎神色如常，语气沉着：“臣身在闾里，心系朝廷，太子之位，事关国本，臣听到消息，实在不忍太后做出糊涂事，铸成大错，故昧死求见陈说，犬马恋主之情，望太后明鉴。”

“我糊涂？”太后吃惊地瞪着袁盎，好一会儿才冷冷地说道：“我倒要听听你的道理，讲得明白，我会考虑；讲不明白，你虽是老臣，可知妄议朝纲，大汉的律法无情。”

袁盎伏地稽首道：“老臣所论，母子兄弟间事，愿独对。若悖谬无理，臣甘冒斧钺。”

太后屏去侍从后，袁盎问道：“太后听博士门讲解经义，一定听到过‘大居正’之义，不知太后作何感想？”

太后笑道：“你倒考起我来了！‘大居正’讲的是父死子继，立嫡以长。可我要问的是‘亲亲与尊尊’，道理是一样的，糊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”

“糊涂在太后要立梁王为嗣。不错，亲亲可以兄终弟及，可那是君主无子嗣时方可行之……”

“你住嘴，疏不间亲的道理你不懂吗？”

“臣懂。可这不光是太后的家事，也是国事，是事关国本的大事，臣昧死陈言，请太后允准。”

“好，好，你说下去，讲不明道理再说。”

“老臣请问太后，太后欲立梁王，梁王之后，太后立谁？”

“当然还是立皇帝之子。”

“再请问太后，梁王有儿子？”

“阿武有五子，如何？”

“太后可有把握，梁王之子届时甘愿让位于皇帝之子？设若不讳，届时无太后主持，会发生甚事，太后认真想过吗？”

“你说会有甚事？”

“老臣不敢妄测，可兄弟相争，乃至手足相残之事怕是免不了的。”

“手足相残，说得可怕，何以见得？讲来。”

“请太后容臣细禀，从头说起。周成王灭殷，以纣子武庚奉殷祀，武庚